



母亲的水豆豉

□邱小权

腊月来了，母亲早早要我送她回老家。她说：“城里住的时间太久，我想回去了。”其实，她心里惦记的是老屋那口铁锅，以及那些只有在老家才能做成的东西。

腊月十九，拗不过母亲，我开车送她回去。她说：“我先回去收拾收拾，你们过年回来也好有个落脚处。”我没多想，帮她拎着简单的行李，看她佝偻着背，扶着父亲上了车。谁知回去没两天，母亲就打电话，让我给表嫂说，她要买六斤黄豆。表嫂家年年种豆，豆子饱满圆润，是做豆豉的好材料。

腊月二十七，我带着妻子回到阔别一年的老家，推开厨房门，一股熟悉、温热的豆香扑面而来。灶台上，铁锅里取出的黄豆已煮得软烂，金黄色的豆粒胖乎乎的，挤挤挨挨地躺在簸箕里。母亲正弯着腰用锅铲轻轻翻动，见我们回来，抬起头来，眼角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回来了？正好，黄豆刚出锅。”

我有些诧异：“妈，煮这么多黄豆干啥子？”她擦擦手，语气轻描淡写，却让我心里一颤：“这几年，你们把我弄到城里，好久没吃水豆豉了。”听到这句话，我竟不知该怎么接。是啊，这几年母亲跟着我们在城里，想吃什么随时能买，可有些东西，超市里买不到，城里也做不出来。她不说，我也没问，直到这一刻，看着这满锅黄豆，我才明白，那个在城里沉默寡言的母亲，心里一直惦记着老家的味道，惦记着那个用竹筐和湿布捂出来的、带着霉香的水豆豉。

她笑起来，讲起一件旧事：“你外婆在的时候，我每年都做水豆豉，她欢喜得不得了。有一次，她端着一小碗水豆豉，坐在门槛上，一颗一颗地沾着吃。你舅舅凑过去想吃点，可外婆把碗往怀里一缩说，‘我才这么点，你要吃自己去找你姐要嘛！’”母亲讲得绘声绘色，仿佛外婆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我也跟着笑起来，笑着笑着，却有鼻酸。

那个独享水豆豉的外婆早已不在了，而此刻站在灶台前的母亲，也已83岁。时光就是这样轮回，当年外婆膝上的那碗水豆豉，如今成了母亲记忆里的珍宝。而母亲手做的这锅黄豆子，又将是我们这一代人舌尖上的乡愁。

小时候我不懂，以为水豆豉不过是把豆子捂一捂，拌点盐罢了。后来离家久了，在外头也吃过各种各样的豆豉，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直到这些年，看着母亲一遍遍地做，我才慢慢明白，那差的一点，不是手艺，是人心。

正月初六，天还黑着，公鸡刚叫过头遍时，听见堂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媳妇说：“这么早，妈去哪儿？”我说：“赶场去了。”母亲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到镇上，买最新鲜的调料。母亲做水豆豉的场景，真是满屋飘香、气象万千：花椒的麻、八角甜、姜米的辛辣、辣椒的鲜红，混合着豆子发酵后特有的醇厚气息，整个院子都被这股味道填满了。母亲的手在盆里翻搅着，那双满是皱纹的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变形，可此刻却像在弹奏一首无声的曲子，从容、精准、充满韵律。

到了正月初十，所有的水豆豉都装进了陶罐，母亲把罐子一只只擦干净，贴上标签，给弟弟的、给妹妹的、给么叔的、给舅舅的、给表嫂的……满满当当摆了一桌。中午吃饭时，她从自己的罐里舀出一小盘，放在桌子中间，那些金黄色的黄豆瓣上，星星点点布满了米粒大小的霉菌，像撒了一层细细的金粉，看着就讨人喜欢。凑近了闻，一股异香直往鼻子里钻，还没动筷子，口水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母亲叫来弟弟、妹妹、舅舅，笑呵呵地捧出罐子分给大家。大家都笑了，笑着笑着，母亲背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角。轮到我时，母亲把最大的一罐递给我：“这个你带回去，慢慢吃。”接过罐子，沉甸甸的，还带着母亲手心的温度。

周末，儿子下班回来，给他煮了碗面，顺手舀了一勺水豆豉拌进去。他埋头一口气吃完，抬起头来说：“奶奶做的这个豆豉真好吃，比超市买的好吃多了！”

我点点头，没说话。此时，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流声隐隐传来，我想起了老家的厨房，想起了母亲弯着腰翻动黄豆的背影，想起了那个天不亮就去赶场的清晨，想起了外婆把碗藏在膝盖上的旧事。我知道，有些味道，是刻在骨头里的，走到哪里都忘不掉……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

求职记

□张儒学

老罗今年回家过年，不想再去外地打工了，要在当地找份工作。

老罗是我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上完初中后就去外地打工。先在建筑工地搬砖扛水泥打杂，手上磨出血泡也从不喊累，可没多久工地完工后，他只得重新再找活。好不容易进厂当了搬运工，干的仍是最累的活，工资也依然不高，但他十分珍惜，一干就是好多年。

那天，老罗去了县城，那是春节后县里组织的一个招聘会。现场很热闹，上百家企业在招人，求职的人也很多。老罗来到一个展台，问工作人员有没有适合他干的活路。工作人员说：“你适合干什么呢？”老罗想了想说：“我力气大，能干搬运工。”工作人员笑了：“对不起，我们是快递公司，不需要搬运工。”老罗又去问了几家，有的招有技术的数控车工，有的招熟练的打磨工，就连餐馆也招有经验的厨师……转了半天，老罗有些失望，便打电话约我吃饭。

我们来到一家小店，随便炒了两个菜，我陪老罗喝起酒来。我们边喝边聊天，经过我的劝说，老罗心情平和了许多。临走时，他说：“我就不信，凭我的劳力，还找不到工作！”老罗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凡他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几天后老罗又打来电话，说村里的农业开发公司要招人，他想去试试。我鼓励他：“好呀，赶快去应聘嘛。”

听我这样说，老罗赶紧跑去应聘。到了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我们招人是来种地的，你会种地吗？”老罗笑了：“我从小就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怎么可能不会种地？”工作人员说：“现在种地需要

技术，你懂吗？”老罗说：“我种了这么多年地，哪个季节种啥子，不用想也知道，我种地的经验丰富着呢。”工作人员笑着说：“我说的技术不是这些，现在是机械化耕种，你会操作无人机施肥吗？”老罗听后就蒙了，愣了好一阵，说：“种地还需要这些？”

老罗垂头丧气回来了，他没想到现在种地也要求技术了，一时有点接受不了，忽然间觉得自己太落伍了，有些失落、更有些迷茫。

我便给他出主意：“现在区里正在搞免费就业培训，你去学学。”第二天，老罗就去区里报名参加培训，半月后他还真学会开农机了。然后，他又去那家农业公司应聘，终于顺利当了一名农机手。

那天我回老家，见老罗正开着耕种机在忙碌，机器耕的地整整齐齐，散发着淡淡的芳香。田地刚平整完，无人机携带着种子和肥料，按预先设定的程序，将肥料均匀撒在田间。远远望去，田间地里一片生机勃勃。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竹林听音

□黄海子

静坐竹林
阳光从叶缝漏下
碎成一地恍恍惚惚的金片子

风来了
整座竹林便开始低吟
但不是语言
是光、是影、是根与土的纠缠不清

时间站在思想的断层里
竹笋拔节的声音
露珠坠落的弧线，以及
鸟鸣穿过光的缝隙
都在此刻被拉长、再拉长。

闭上眼睛
肺里盛满清冽的绿
所有新生的、去岁的竹子
都洋溢着清澈的气味

原来啊
所谓的寂静并非无声——
竹鞭在地下伸展的脉动
竹叶化泥的簌簌
阳光漏下的细响
哪一场不是炽热又干净

——这生命从不言语
却把答案写在每片晃动的叶上
关于站立
关于弯曲
关于如何在风雨中保持青翠坚韧的脊梁

起身时，肩头落满细碎的光
这片竹林已生长在心里
往后每个纷扰的瞬间
都会有一阵竹风
抚平坑坑洼洼的光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触摸春日(外一首)

□贺红江

晒太阳的人不约而同
言说多少遍
憧憬无数次
都在温暖的梦里千百回
在阳光下
追问不同的春何时能发芽

午后三时，在江南凤凰路
有的阳光，落在屋檐
有的阳光，落在树梢
也有的阳光，落在心坎

你就在眼前，暮色远未四合
我们在枝丫前，青青的世界面前
把它轻轻地扶正
满怀欣喜地摇一摇
有马兰和艾草的芬香
还有浩荡的盎然春意铺天盖地

在初春剥蒜

在阳光下，陪老父亲唠嗑
唠着唠着，父亲的双手总是闲不住
他说，这个季节不能闲
闲久了季节也会生锈
我们把去年囤的蒜剥了
挑选质好个大的再种植新的一季

我陪着老父亲
在阳光下剥蒜
带着浓郁辛辣的蒜味
蒜一瓣一瓣的分开
就像是春风
迫不及待地吹裂过去的一冬
重新落地生根
春天的阳光

正一寸一寸地剥开了大地的新封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村庄记忆

□施崇伟

渝西的风，总带着綦江河水的湿润，吹过我家门前的百年黄葛树，也吹过记忆里那些慢下来的日子。如今榉子村的名字替代了红星六队，可望乡台的坡、石榴岗的树、么店子的烟火，还有沙堂湾的田埂，仍像老黄葛树的根，牢牢扎在心里。最难忘的，是母亲手上的活计、灶台上的豆花香，还有背着谷子走过田坎的快乐。

母亲的手，好像永远闲不下来。不扛锄头、不摘橘子的夜里，煤油灯的光落在她手上，她正“锯坝底”——我们叫惯了的纳鞋底。竹篾绑着的鞋样摊在膝头，顶针套在中指上，线穿过鞋面时，她会抿一下线头，再用力一拽，“嗤”的一声，线就嵌进密密麻麻的针脚里。全家的鞋，从我的布鞋到弟弟的胶鞋帮子，再到父亲偶尔回家穿的布鞋，都是她一针一线纳的。针脚细得像黄葛树的叶脉，走再多山路也不容易磨破。遇上村里有人结婚，她会在鞋垫上绣成对的鸳鸯；谁家孩子参军，就绣上小小的五角星。线在布上绕，图案慢慢显出来，她总说：“送人的东西，要上心，才对得起人家的情分。”母亲的巧手编织的，是庄稼人最实在的心意。

外公外婆从五十里外的鹤山坪来，母亲总要推豆花。头天晚上就泡好黄豆，第二天一早，石磨被推得“吱呀”响。我和弟弟轮流帮着推磨，母亲则蹲在磨盘边往磨眼里添豆子和水，乳白色的豆浆顺着磨盘边缘往下淌，滴进木盆里，满屋子都是豆子的清香。磨好的豆浆要滤渣、煮沸，再用胆水慢慢点。等豆花在大铁锅里凝成团，母亲用大瓷碗盛出来，撒上葱花、浇上红油，外公外婆就着糙米饭，吃得额头微微出汗。母亲坐在一旁看着，笑着说：“乡下没别的好东西，这碗热豆花，最能解路上的乏。”后来走了很多地方，吃过不少馆子的豆花，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是石磨的敦实，是柴火的热烈，还有母亲看着我们吃时，眼里藏不住的温柔。

村里有了电动打米机那年，我刚好够得着把半袋谷子背在肩上，送去打米房。母亲说，米是地里长出来的金，一颗都不能浪费。糠也不能丢，装回家可以喂家里的鸡和猪。背着碾好的米往回走，阳光晒在米袋上，暖烘烘的。那时觉得，能帮家里做这样“重大”的事，比得了什么好处都开心。

后来离开紫尾子，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风景，却总想起那些日子。原来乡村的日子里，藏着最朴素的道理：做事要用心，待人要真诚，对万物要懂得珍惜。那些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习惯，那些母亲用双手教给我们的事，就像老黄葛树的荫凉，一直护着我，让我不管走多远，都记得来时的路，记得要带着真心过日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